

书海一瓢

在生活中开掘闪光的诗歌

坦率地讲,目前中国诗歌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,主要是文化环境相对以往要宽松许多,创作自由度较大,艺术上大家能够彼此尊重,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。应该说,这是中国诗歌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。但是,我们应当看到,关注诗歌的人并不是很多,恐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为什么诗歌的关注度不高?曾经有过读者调查,主要有三类意见:一类是说看不懂——很多当代诗人对此不屑一顾,我倒觉得值得认真思考,人们对古典诗歌都看得懂,为何对用当代白话文写出的诗歌反而看不懂;还有一类是觉得太平淡浅显,缺乏深度,变化与味道,这似乎归结为功夫不够;第三类则是觉得缺乏亲切感,难以亲近。这一看法其实击中要害,新诗确实有某种过于强调抽象、不食人间烟火、远离读者与常识的宿疾和虚情假意、假模假式的恶习。

里尔克在《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》中说:“如果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很贫乏,不要抱怨它;还是抱怨你自己吧,怨你还不够做一个诗人来挖掘生活的宝藏;因为对于创作者没有贫乏,也没有贫瘠的地方。”感谢里尔克的良言。是的。在生活面前,只有谦卑地扑下身子,用心灵开掘坚硬的生活外壳,才会发现闪光的诗歌。

海南诗人乐冰就是这样一位关注现实生活、体恤民生疾苦、对生活充满感恩的人。比如,他的《赎罪》读后让人为之一震:“暮色中,我看那个拾荒人/把一袋矿泉水瓶子拉回了家/夜里,他悄悄地死了/人们把他运到火葬场/就像运到垃圾处理厂/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食指裹着白色胶布/在低矮的工棚里呼呼地喝着稀饭/这些记忆/像他生前捡到的垃圾/用不了多久就会腐烂/仿佛不曾来到这个世上……从诗里我们读出诗人的善良、忧伤和无奈。这是普通生活的经验、普通生活的细节,被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。语言的躯壳里盛装着诗人疼痛的心灵和悲悯的情怀。这样的诗歌怎能不打动人心?理所当然应当受到读者喜爱。

乐冰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的闯海人,我们在海南相识。他内敛、谦和、善良,谈谈他的诗歌,我没有必要避嫌,也没有必要找借口推辞。用商震的话来说,“乐冰这个人靠谱。”多年前,为了生存,乐冰人在商海,心在文学,但他最终还是上了岸。他现在在机关里做事,每天按时上班,按时下班,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健身

房。因此,他还获得过2010年海南省健康先生季军。乐冰不抽烟、不酗酒、不打麻将,也没听说有啥绯闻,用“好市民”来形容他是恰当不过的。总而言之,生活中的乐冰也没有把自己当做诗人,他像普通市民一样生活。然而,在阅读乐冰的诗歌后,你会发现他确确实实是一位诗人,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。因为他不仅在中学时代就在《文学少年》《中学生文学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语文报》等报刊发表作品了,而且多年来一直甘于寂寞,潜心读书与创作,加上他的天赋和悟性,近年来又确实写出了不少让人刮目相看的作品。

也许是不忘当年闯海创业时的辛苦,乐冰的诗歌大多保持着自然朴实的可贵情怀,如《漫步在天安门广场》:“漫步在天安门广场/我想起乡下满头飘雪的母亲/我的母亲从没来过北京/可她教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//啊,四十年前漫天的大雪/掩住了村庄和群山/却掩不住母亲满含的泪水//母亲啊,当你的儿子/漫步在天安门广场/因为那个冬天而倍感温暖……”读着读着,我的眼睛情不自禁地湿润了。它让我们看到诗歌可以写得这样朴素、这样有力、这样感人。我相信,这样的诗歌不用担心没有读者。

《南海,我的祖宗海》堪称是乐冰的代表作。这首诗2012年4月在网上发表后,立刻引起广泛关注,不到一个月就有数万人点击,人民网、新华网、凤凰网等网站纷纷转载。之所以能让众多人喜爱,是因为这首诗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,反映了诗人对祖国的深沉大爱,情真意切,风骨凛凛,诗中你可以感受到乐冰炽热的心像太阳喷薄而出,你可以想象得出这首诗热忱、热切乃至热血的程度,诗人给读者强烈的感受便是爱国情怀,以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高度。

出于良知,乐冰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底层生存现状,体现了他强烈的悲悯意识。面对奇高的房价,他在《当浪漫主义走进房地产业》中写到:“一块空地/不叫空地/叫国际广场/一口水塘/不叫水塘/叫圣水湖畔/一栋大楼/不叫大楼/叫帝国大厦/靠近草地/叫名人高尔夫小区/靠近大海/叫临海贵族小区/栽几棵树/就是都市森林/种几块草就是绿色家园/造几个假山/就是避暑山庄/当房地产业广告/让浪漫主义打包之后/除了房价/听上去一切都是那么美好”。诗

里没有无病呻吟,没有虚空的迷魂阵,有的只是时代之痛。这是因为乐冰始终在关注着社会弱势群体,力图用内心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字去温暖世界。

乐冰没有仅仅停留在底层生活场景的展示上。他深知作为诗歌,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表层的诉求,它首先还应该是诗,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:“诗歌应该是对生活、生命的观照和心灵展现。”“要把生活中原生态的东西加以提炼,诗意化的处理,使平凡的意象能够散发出诗歌的光芒”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乐冰的诗歌敦厚从容了许多,也大气深沉了许多。恰如他所说的,“关注生活、关注生命、关注自然,写读者看得懂的诗歌,才是诚实的写作。诚实写作,才能得到读者的尊重。”这样以来,乐冰的诗歌开始有所变化,语言朴实了,题材更广了,写得也更细腻、更深情了。日常生活的一切皆可入诗,并且一切都倾注情感,恰如王国维所说:“一切景语皆情语。”这里的“景”,可以理解为具体的生活场景,也可以理解为发生的某件事、邂逅的某个人,乃至看到的某个现象、景物,还可以是我们现在时髦的说法,是“现场”。总之,乐冰的诗读起来通俗易懂,是不需要解释的,任何高明的解释都很难达到精微的语言之外的韵味和意蕴。但读后让人一愣,不乏深意,乐冰的诗自有发扬光大的理由。

乐冰对生活有很多的个人发现,有些超乎意料,有些则是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找到诗眼,其实这样的写作方式更为高妙,乐冰已经掌握了。比如《从一片茶叶做起》:“我每天喝茶/从没想过这一片片/清香的茶叶/是哪位巧手的姑娘采下//我每天吃饭/从没想过这一粒粒/香喷喷的米饭/是哪位农人的心血养大//不能再麻木/不能再熟视无睹了/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/看似平常的事物//从明天起/我要学会感恩/从平凡做起/从一片茶叶做起”。这样的诗有亲和力,清新、自然、温暖,也不乏诗意。它再一次印证了好诗与情感有关、与心灵有关,更与生活有关。因为,情发乎心,而心先是有感于物象这样一个常理。

乐冰曾经在商海里泡过,他的可贵,还在于知世故,但不用世故,更不玩世不恭,始终有发自内心的承担、内省和忏悔气息,比如他在《假如时光倒流》一诗中写到:“在父亲的葬礼上/母亲哭得比谁都伤心/这让我感到,她的心已随父亲而去/人间的冷暖和炎凉/在这个七十八岁老人的眼里/全都失去了荣耀//假如时光倒流/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后悔/但我知道,小时候他们吵架时/母亲总是说:‘儿

子,等你结了婚,/我就和你爸离婚。’//光阴似铁,所有的怨恨/磨成了世上最细小的声音/它和生命、爱情、死亡/在夜空永恒的交流”。乐冰总是能抓住瞬间的感觉、感受,无论是宏大的还是琐碎的,因为那是诗意和诗性的闪光点。

乐冰宣称:“写诗不是孤芳自赏,诗归根结底还是要面对读者,起到它应有的作用。”他提倡写通俗易懂的口语诗,他说:“口语诗也要有意境,就是要有诗味,不能像白开水。白开水加了茶叶,就不是白开水了,就成了茶,就有了味道,就值得品味,这个味道就好比诗味。”乐冰所说的口语诗,以他的《和土地交朋友》为例:“谁都可能会骗你/只有土地最诚实/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/土地的承诺从未改变//谁都会离开你/只有土地跟你形影不离/即便是死了/它也会紧紧地抱着你/土地多么诚实厚道啊/交朋友,要交土地这样的人”,这样的诗读起来通俗易懂,是不需要解释的,任何高明的解释都很难达到精微的语言之外的韵味和意蕴。但读后让人一愣,不乏深意,乐冰的诗自有发扬光大的理由。

早期的生活经历与经验,以及他一贯的对亲情乡亲友情的看重,成为乐冰诗歌创作的又一大资源。在他的诗中,这种情愫经过时间的发酵变得越加醇厚,没有丝毫的矫情和掩饰,就像身体上的胎记一样自然而真实。他说:“把一首诗写出来,就是把一颗心捧出来。”乐冰关于亲情友情乡亲的抒写,让体会到这是发自灵魂的声音。正是这种声音,才使读者对他的诗歌产生了认同感。

在乐冰的诗里,布满了这样的词汇:小草、竹林、蚂蚁、萤火虫、小鸟、菩萨、绵羊、土豆、土地、苹果、白水、镜子、火苗、月亮、目光、乡亲、慈爱、羞愧等等。这些语汇从乐冰的胸膛里倾泻出来,进入我的视野,触动了我的神经,它还原出真实的生活场景,获得了一种长久的震撼人心的力量。我相信,一个眼里保存着“蚂蚁、萤火虫、小鸟、菩萨、绵羊”的人,一定是善良的人、令人尊敬的人;一个心中装满“镜子、火苗、月亮、慈爱、羞愧”的人,一定是一个内省的人、值得钦佩的人。这样的人写出来的诗歌,自然就包含自身血肉的个体经验的嵌入与融贯,使他的诗歌显示出了一种人间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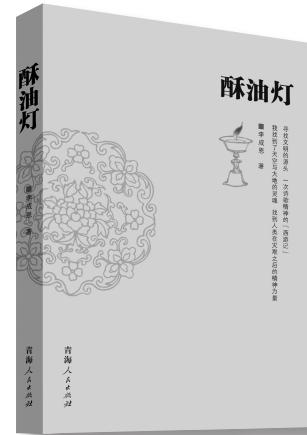
乐冰写出了自己,写出了气候!

□李少君

桃李天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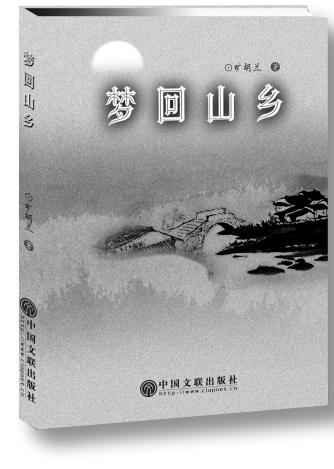
李成恩

为鲁文学第十八届高研班学员,其诗集《酥油灯》近日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《酥油灯》系中国作家协会2012年度重点扶持作品与2013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。诗集收入了长诗《酥油灯》《玉树笔记》以及100多首短诗,是李成恩的一部转型之作。李成恩说《酥油灯》是她坚持了10多年“地域写作”后的一次新的尝试,她试图实现一次诗歌语言与题材的突破,从烟波浩渺的南方水域向野花铺满草原的北方大地延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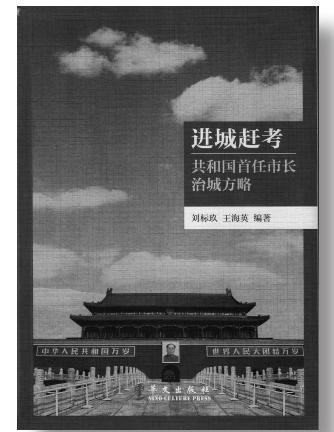
旷胡兰

为鲁文学第二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。其散文集《梦回山乡》日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该书以朴实的语言、细腻的笔触、真挚的情感,再现了一个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于中国农村的平凡女子的成长历程,表达出深沉的亲情乡情和感恩之心,以及对工作对事业的热爱与执著,读来倍感温暖。旷胡兰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一个小山村。曾在山区学校任教多年,现供职于江西吉安公安交警系统。已在多家报刊发表散文、随笔、时评等50余万字。



刘标玖

为鲁文学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,其与王海英合著的报告文学集《进城赶考》近日由华文出版社出版。本书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共产党高级将领们,从戎生涯的将军转为治理城市的领导者的生命历程。他们克服了没有管理经验的困难,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建设城市,保障了人民生活。该书介绍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广州、南京、福州、南宁、乌鲁木齐、厦门10个城市的市长,讲述了他们如何克服重重困难,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。



在鲁迅文学

在鲁迅文学学院第二届高研班结业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,鲁院丛书《恰同学芳华》近日由敦煌出版社出版。这套丛书共41部作品,除收入31部由“鲁二”学员创作的小说与散文作品集之外,还涵盖了其他班级的10部作品。“鲁二”是一届由主编与编辑组成的专题班,大多男女学员都是从事主编与编辑工作的。白描在该书的序中写道:“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,学员们都比较成熟,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。在他们班进院10周年之际,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。”



东庄西苑

保安与诗

娄荣山有两个身份。

两年来,他会计算好时间,在导课老师介绍授课教授的空档,悄悄溜进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课堂,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,打开本子,认真地听讲、笔记。

交流互动时,他常常有发言的冲动,但是马上会遏止这种念头。此时,他会想起学院老师善意的告诫:衣服要穿平时的衣服,尽量不要参与讨论和提问,要低调到没有人注意你。

更多的时候,他会换上印有“中国保安”的蓝色制服,坐在八里庄南里老鲁院的门房里,盯着挂在墙上的监控,一丝不苟。

娄荣山是河南濮阳人,来鲁迅文学院做保安接近两年,中途回老家一趟盖房子,犹豫了半年时间,最终还是说服家人回到自己的文学圣地。他羞涩地说他这个年龄还干保安已经明显不合适了。他的年龄是个谜,多次探问他,他都笑而不答,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儿子已经结婚,女儿在上高中。提起女儿他很得意:这女子遗传了我的文学基因,写东西真好。

他所谓的文学的天赋是:小学四年级时曾获得全县某次作文比赛的第一,引起了学校的关注、家长的关注,村里人的艳羡,娄荣山点燃了一根烟,重重地说:“是他们捧杀了我。”他说从那时起他就开始“自我膨胀”,大量阅读课外书,严重偏科,导致没有考上高中。

“这事情对我打击很大,我脑子当

时就乱了,在家待了一年多。但是当时野心还是很大,曾经去附近的高中旁听过,写了10万字的一部长篇小说。当然现在看,内容都很幼稚,不值一提。”娄荣山说:“但是,我就是不死心,我觉得我有许多独特的感受和体验,不表达出来很可惜,所以说,我心里其实一直有个魔鬼。”娄荣山说到文学时用了魔鬼这个词。

鲁迅是他一直敬仰的并且认为思想在当时最清醒的人。他看着远方说:“我奔着鲁迅文学院来,哪怕做保安呢。”他2011年来北京做保安,终于费尽周折当了鲁迅文学院的保安。在干好工作之余,他用真诚和对知识的渴望打动了学院的领导、高研班的班主任,得到旁听的资格。平时没有课时,他就自己看书。他看的书很杂,比如《道德经》《黄帝内经》《哲学史》《西方文艺流派》等等。

目前,因为工作的特性,他只有碎片的时间。稍有闲暇,他就会掏出手机记录自己的灵感和思索。目前他已经积攒了30多首诗,在一些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七八首诗。

他展示他的诗歌《白月亮》给我看,激动地描述、铺陈着一种情景:“文字追求的是一种唯美。你看,我没有直接写月亮,但是你能感觉到月光,因为溪上的荷花有影子,月亮照出的淡淡的影晃的影子……最后一句,描述的是我的梦境,我这时不考虑布局,只受潜意

识控制。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,女人婆娑、摇曳着送酒来了。真美!”“王羲之与我/对坐兰亭上/清风以佛祖的宽慰/在骨骼里笔走龙蛇/溪上的荷/对自己的影子享有/独到的审美/每一块石头都面若冠玉/青草坚守着自己的纯粹/深山以其之深/足以闲掷/来时的荒芜和/去时的空茫/天地之间静候/一场直达至善的雪/沟壑黑白分明/茂林修竹也难掩其/体态风流/言语玑珠/相公,相公/为妻我给你送酒来了”。(《白月亮》)

他还用西方超现实的笔法写了一首诗歌,里边出现类似“一把纯物质的枪,处于自我敌视的状态,横躺在灵魂身边”这样的表达,思索、挣扎,给人一种诡异的新意。“你赶在眼泪前面/拔掉幕色刺痛的桩子/提前赶来的还有/张开弧度的宿命/我路过倾斜的界碑/它找不到自己嘶哑的祖籍/我浑浑的表情/找替身/跑马圈地/画地为牢/我灿烂的思想紧握/三生万物/你的双手如同一场浑圆的悲剧/我们拿出的纯粹只有毁灭/一把纯物质的枪/处于自我敌视的状态/横躺在灵魂身边”。(《秋风》)

在他的《老鼠和它有关的事物》一诗中,他通篇只有一个字“吱”,长长短短地摆成一个老鼠的形状。他说:“这首诗在描写一种试探、提防、犹豫、得手,最开始老鼠出来了,吱的叫了一声,是在试探,然后稍微大胆一点,吱吱,见没

有危险,就放肆开来,胡蹦乱跳……最后,吃饱玩累的它没有能回归洞中,被天敌猫捉住,丧命。”

他用这首诗来暗指人类的疯狂和无限的攫取。

他甚至还给一位在鲁迅文学学院高研班学习的“80后”诗人改过一首诗,他原稿对比着让我看:他很看不上的样子说:“他写的是他对村庄的感恩,其实他不懂村庄,他已经对村庄没有了感情。”

他说,有时候不是读者有了问题,而是作者出了问题,写出来的东西不可读了,缺乏思想性、可读性。

他说,一个作家,要完成两个积累:知识积累、生活积累,然后是思索。名利却是副产品,当你静心丰富心灵,修炼到一定实力,出了深刻的作品,名和利自然就来了。

他说,写东西和干农活一样,不管什么流派什么风格,你要把它做绝,做到极致,像电视里表演的绝活一样,别人达不到。

他还说,人生本来没有意义,是人们自己赋予了意义。人们用宗教来释放心灵的苦痛,磨平社会的矛盾。

他对自己现在的处境既满意又不满意。满意的是在这个文学的小院子里,外边是滚滚红尘,看着出进的文人们,接触他们,接触文学,思考文学,很享受。不满意的是,自己缺少一次系统性的学习和实力提升。

□邢小俊

